

我作为复旦学生时的上海,即1974——1977年间的上海,与现在的上海简直不能同日而语。那时的上海“棚户区”比比皆是,“弄堂区”的人家也十分密集,并且多为两三代人同居的一居室。代表大都市的标志街道,不过就是外滩、淮海路、黄浦路等几处地方而已。五角场那儿,便是城乡接合部了。实际上,若从家里回复旦,过了虹口站(当年尚有轨道电车),一路所见便十分冷清。

那也是全国大小小几乎一切城市的状况——1949年以前的旧貌仍是主体面貌,以后的新貌委实不多。现在的上海,完全当得起是世界级的现代大都市了——旧貌不知何处觅,一派新颜在眼前。

大学毕业后,我仅去过几次上海,每次都往返匆匆。前几次去,上海正大兴土木,我也就无意观光。后几次去,城市改造逐渐完工,便有心“打的”四处览胜了。黄浦区的完美开发,让上海又多了一处崭新而亮丽的城市风光,上海便也又多了一张城市名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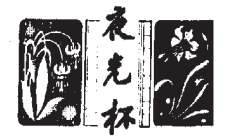
但这也不是上海独有的现象。若以“旧貌换新颜”来形容,全国一切大中

檐前秋雨

刘玉新

檐前的雨,在风中飘飞起来,远处渐渐起了薄薄的一层雾,庄稼地里便朦胧一片,丝丝缕缕缠绕在那些刚收割了的秸秆上,湿润的空气里荡漾着秋初的泥土味儿,钻进屋子来,钻进你的鼻孔,让你感受着大地带来的芬芳老屋土墙瓦盖,下雨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到屋檐水。但这正是鄂西南房子的特点,夏天防雨,冬天防雪,从不会在瓦沟里簇拥起大团的雨花和积雪来。

也因此,一年四季的雨水落在屋瓦上便停留不住,瞬间就汇聚到一起,哗啦啦地滴落石阶之下。经年累月,石板上竟盛开出了一朵朵洁白的石之花。



鲜肉月饼,酥皮肉馅,苏沪特产。每年临近中秋,光明邨、真老大房、西区老大房等老店门口经常有人大排长队批量购买月饼。他们大多是中老年人,吃一份旧日情怀。作为半路出家的异乡食客,我更多光顾的是遍布上海各大商场角落的鲜肉月饼,在透明双层烤箱,旁边站着一位身穿老字号工服的收银员。

中秋前后,我每日上班的动力来自于这样一只月饼。出地铁站,推车旁驻足片刻,手拎白色纸袋,踱步在梧桐树下。到单位,坐定、开袋、饼微热,咬一口,酥皮掉渣,鲜嫩多汁,在糖油混合物的水乳交融中开启一天。地微笑点头。吃干抹我放下盘子仔细端详,鼓

小城市皆然。中国所有的城市都经历了两次“换新颜”的时期。一次是1949年后;一次是1980年后,或也可称之为两次凤凰涅槃——在全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七十七年中两次涅槃的现象是不多的。

关于上海的杂感

梁晓声

然而不知为什么,老来的我,一想到上海,首先想到的却是上海话,即书籍中所言的那种“吴侬软语”。不知我写出的这四个字是否正确,因为在有的书中也曾印过“吴侬细语”。古时,上海确曾归属过吴国。但我在与上海人的接触中,似乎记得对方言“我”时,亦曾以“吾”说之,如“吾不来塞”——似乎而已,非是确记。

我们北京语言大学有汉语言专业,该专业包括字形学、语音学。受工作环境的影响,我对语音学一度产生过兴趣。依我想来,“老上海话”,实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音学现象。“说得比唱得好听”是对“说”的一种夸张。粤剧音调好听,苏州评弹也好听,但广州话苏州话说来并不多少地悦耳动听。沪剧自然也是好听的,我却觉得,上海人日常的说话,比沪剧的音调还好看。

这里说的“上海人”,指的乃是上海女人们。“细语”也罢,“软语”也罢,由从前的上海女人们说来,才能说出那种又“细”又“软”的独特悦耳的韵味来。然而,举凡全中国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女性,再怎么慢言慢语地说,大抵也说不出生上海女人们那种又“细”又“软”的韵味来。进言之,她们的日常交谈——不论两个或几个少女、女郎、少妇、阿婶阿婆们,必然都会具有吸引人的“软磁性”。

因“细”而“软”,因“软”而“细”得抑扬如丝弦之声;绝不仅仅是一种“慢”而已。对上海女人们说上海话的欣赏,相声大师侯宝林尤甚于我。他在生前所说的关于中国方言的相声中,赞美她们连吵起架来都“那么

地好听”“听着舒服”。当然,相声终归是相声,不能引作语音学方面的佐证。并且,虽然我在当知青时,连里有过三个班的上海女知青,我还在复旦中文系读过三年书,系里近半数是上海女生(包括来自上

海周边农村的女生),却从没听她们吵过架。事实是,不论在当年的连队,抑或在复旦,她们往往说的是普通话。我听到她们之间说上海话,是在杂技学馆、江南造船厂、上海豫园商场实习的日子里。到五角场去买东西时,或在公交车上,若有上海女性相互交谈,我也会从旁特别欣赏地倾听。

如果两个上海女子女子心情好,她们在一起的那种絮絮低语,真的会使我享受到一种语音学方面的美妙来,给我的感觉的确是“说得比唱得好听”;虽然我当年还不知有什么语音学。

上海女子女子们那么交谈时,每使我联想到林徽音的诗句——“像燕在梁间呢喃”“是爱,是暖/是人间的风月天”。倘她们再好心情地好言好语地回答了我的话,即使我当时心情不怎么好,也会顿时变得好些了的。

上海女子女子在心情好时的交谈,使我觉得那时的她们“最女人”,对于我这个“霹雳火命”的北方男子,她们的语音之美妙悦耳很治愈。

我承认,天下女子和男子一样,性格和心地也是千般百种的。上海女子女子并不例外,绝非个个都是善良天使,所幸我所认识的,皆有教养而善良,便尤觉她们说话好听。

城市都是有特点的,主要是由街区布局和建筑风格、地理位置所形成的——倘水绕山环,天然地便有了特点。那城市也有气质吗?

我认为有的。那么,上海的气质是由哪些元素形成的呢?

我觉得主要是由上海话和教养良好的上海女子女子形成的。若她们毫无歧视心并以“吴侬软语”与外地人说话时,上海这座城市

的气质顿然在焉。该种气质若用四字词来形容便是“温文尔雅”,简化为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暖”。我这么说显然是很得罪上海男同胞的,抱歉啦!仅言气质,我依据的是这样一种逻辑——若言一个家庭气质怎样,女主人怎样都会起到特重要的影响。至于贡献,不论对于一个家庭还是一座城市,实话实说,大抵是男人们的作用更大些。

上海现在的情况似乎开始不同——外来人口多了,上海话正悄然地,几乎也是必然地从上海逸去。连上海人家的新生代儿女们,说上海话的也不多了。不知他(她)们在家中是否也这样?

在一些店中,听到中老年上海人重温语境亲和的消费氛围,少男少女们,亦可以从那么一种氛围中,感受上海话的独特之处,由而更热爱上海。至于外地人,自然也不会违和。恰恰相反,进而会喜欢那么一种代入式的沉浸式的上海语境体验,对于自己的上海之行,增加了几分留恋。

我希望以后有句话能在到过上海的外地人之间流传:“那家店的上海话最好听!”

有些省市的语言即使也会逐渐被普通话所取代,但实际上却不会很快消亡,而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出现于话剧和影视作品中。

上海话则难以如此,沪剧的唱段和台词,其实也是尽量向普通话的发音靠近的。那么,上海话若连在上海都听不大了,其消失则便近于消亡了。

我觉得,正是上海话,才使我对上海产生一种“玉上海”般的记忆。上海话的“细”“软”“糯”悦耳好听,曾使上海如玉般



相聚 (中国画) 沈舜安

七夕会

丝毫不解鲜肉之美,评价为“怪异”,怪异之流,还有鲜肉粽子与鲜肉汤圆……于是,这么多年,我流连于商场推车、便利店与路边连锁店,一次一只一人食,独享这份鲜肉之美。

“鲜肉”之美,美在突破定势的出其不意,再回味,却是恰到好处浑然天成。每逢中秋佳节,游子常会在异地努力寻找家乡吃食,但即便食材飞越山河、跨越千里,终究少了那份灵魂。不如入乡随俗,试试异乡美食。就像那年站在食堂窗口的我,原本孤独茫然,却在食堂大叔的热情与自信中,第一次发现鲜肉之美。

每年总有那么一天,让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9月30日,以共和国名义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以纪念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幸福和国家繁荣富强而英勇牺牲的先烈。此时,我脑海中闪现出的第一个画面是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高大雄伟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金色大字。

我的心飞向北京,肃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高高的石阶上远眺,我看见,井冈山麓,无名烈士墓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我看见,金陵城南,雨花台烈士陵园松青竹翠;我看见,紫金山下,抗日航空烈士公墓红枫似火;我看见,云龙湖畔,淮海战役烈士纪念馆高耸入云;我看见,歌乐山下,渣滓洞集中营上空,那面烈士们亲手绣下的五星红旗在猎猎飘扬;我看见,位于朝鲜的志愿军烈士陵园,苍翠的松柏在微风中摇曳,仿佛是长眠在那里的英灵向亲爱的祖国致意……

是的,为了抵御外族的侵略,为了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一百多年来,有多少革命先辈和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从恽代英烈士严词拒绝敌人高官厚禄的引诱,毅然留下“痕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担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的狱中诗,到夏明翰烈士面对敌人带血的屠刀,大义凛然,笑洒热血,发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壮烈誓言。长眠在南京雨花台的刘亚生烈士是在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前夜倒下的,当敌人在刑场上对他进行最后劝降时,亚生同志神色自若,大义凛然,面对波涛汹涌的江水和远处传来我军大炮的轰鸣,手指长江北岸,声色俱厉地对敌人说:“这就是我的回答!”重庆渣滓洞的许多烈士是在共和国建立后牺牲的,大家熟知的江姐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回首平生无憾事,只恨不能亲自把新社会来建造”。江姐让活着的战友代为照顾孩子,“告诉他,胜利

的温润。

上海话一旦消亡了的上海,它的气质便也随之削弱了,变得只不过是一座大都市而已了。

我这么认为。

很小说家的一种认为。

而小说家对什么事一厢情愿的认为,总是难免有点矫情的。

陈汉忠

烈士纪念日畅想

得来不容易,别把这战斗的岁月轻忘掉!”无限期望,一腔深情,与其说是江姐对自己孩子的临终叮咛,不如说是革命先辈对新中国年轻一代的郑重嘱托。我想革命先烈生离死别之际,难以释怀的“战斗岁月”,正是先辈们浴血奋战的辉煌历程。即便在战火和硝烟散去后的七十多年间,各行各业也曾有许多同志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同样值得我们永远地缅怀。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是当年“战斗岁月”的继续。而以国家的名义确立烈士纪念日,也恰恰说明了一切。

是的,人民对于那些为国捐躯的先烈,从来都铭记于心。我无从考证全国究竟有多少座烈士陵园和零零散散的烈士墓穴,也无从考证究竟有多少先烈把最后一滴血洒洒在华夏这片热土上。只有一点无须考证,那繁华喧闹的都市,那飘着谷香的田野,那闪着霓虹灯的摩天大楼和那蛛网般飘逸的高速公路,还有校园里孩子们欢乐的笑声和周末舞会上的圆舞曲——那是革命先烈们用骨肉奏响在祖国山河间的旋律,是生命写在华夏大地上的诗行。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那一座座或气势恢宏,或庄严肃穆,或偏僻边远,或孤独清冷的烈士陵园和烈士墓穴,分明是一部部让人终身受益的教科书,又仿佛是为后来者插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个闪光的路标。走近她,你的心灵将会受到震撼,看到她,你就会明白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真谛。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国家法定的烈士纪念日告诉我们,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先辈浴血奋战的业绩。我忽然觉得,如果说要补课,最要紧的是补上中国革命史这一课。面对先烈,我们没有理由计较个人名利得失。让我们牢记先烈遗志,珍惜先辈用生命换来的成果,用我们永恒的信念,为中国梦的早日实现而奋斗。

烟火气,是人间的生活气息。烟火气常作褒义词使用——所谓接地气。因为接地气,也就缭绕有尘世“俗气”。

我时常怀念过去生活过的地方,溯寻流逝岁月。早上,我去曾经生活了30年的居住地办事。老家门口那条短窄窄的街路,清静少人、整洁疏朗的路面,让我少了回到故里的感觉。古人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啊,这里不像是我熟稔于心的人生标记地,曾经人声嘶嘶、人影幢幢的点心早市没有了,以前熟悉的邻里间的招呼声、店铺里店主的笑容消失了,连底楼门口摆放的花盆、搁置的座凳拖把等什物也不见了……关闭了几家店铺,整顿了街边摊,约束了违章搭建,过去被小店、街边摊和街边杂物挤挤挨挨簇拥着的小街,显得宽敞起来;街树葳蕤了,路人稀少了,以前早上可以恣意心欲挑选的小笼、生煎、馄饨、汤面、烧卖和大饼油条等没了踪影。“哥已不再是当年的哥/不再与春风对酒当歌/我别了江湖我变成传说/曾经的美梦被现实刺破……”现在的谈茶渡路是一条安静小街,少了尘世俗态,少了萦绕鼻尖眼前的烟火气,现在想买个寻常的菜肉包也要走出这条街。

哦,其实这些居民的心头好并未远离老家,只是它们早已华丽转身,落脚在北边豪华时尚的广场里了。当然,那里的小“杨生煎”“味干拉面”等品牌档次和价格睥睨于求生在老家门口的小食铺。由于市政建设等原因,老家北边的商圈已没了上海市食品三店、武宁商店和新华书店等嵌入附近居民心里的温馨品牌了,唯有后起之秀在广场大厦孤立挺拔地矗在昔日繁华的武宁路商圈。

老家门口的街路静悄悄,虽然没有了当年的人气,但我还是要溯寻烟火气,溯寻人间生活气息。哪怕其中缭绕有我不喜欢的尘世“俗气”,因为“烟火气”就是最亲近我们芸芸众生的生活状态。

美食